



中蘇關係的回顧與前瞻

張明養

突形將爆發之際，這二大民族又突然攜手合作了，其給與帝國主義者的驚恐，自然是意料中的事！

在這短文中，我不願去推論中俄復交後所激起之國際影響，而僅就中蘇邦交上作一回顧，並於其未來關係中作一簡略的展望。

二

翻開世界全圖一看，靠近北冰洋沿岸，橫跨歐亞二大洲的，是佔全球陸地六分之一的蘇維埃聯邦；與蘇聯東南部邊境連接千餘里的是佔亞洲陸地五分之一的中國。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的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的國家立於不並存的地位；而中國則為國際帝國主義者所分割的次殖民地國家，其高漲的民族運動是與帝國主義者作誓死的鬪爭的。這二大民族的聯合，會使全世界的政治局面轉變，會使國際帝國主義者咋舌驚奇。試看一九二五六年間太平洋上的國際關係，就是個最適切的例。可是近年來這二大民族因為細故發生誤解，因而太平洋上的風雲也就此掀起。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了東三省，在日內瓦的帝國主義集團商議着中國的分割，而美利堅帝國主義者更因「分肥無從」而將拔刀相向了。當此太平洋形勢日趨緊張，帝國主義的衝

十月革的洪潮將全世界激盪成爲二個體系不同的對立局勢。紅色的蘇聯被白色的帝國主義者重重的圍繞着而無法解脫。她爲打開她的危境起見，就企圖與利益衝突不甚銳尖的民族開始攜手。一九一九年同一九二〇年對中國放棄帝俄時代所得權益的宣言，正是此項政策的宣露。在一九一九年代理外長加拉罕的對華宣言中，言及蘇聯政府的民族解放自由政策，對帝俄政府壓迫中國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如二八九六年之中俄密約與一九〇一年之北京草約及自一九〇

89416 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與日本訂結之一切協約，均行廢除。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發表的宣言中，除重申前意外，並提出幾點有利於中國的具體辦法：（1）蘇俄無條件地放棄帝俄時代所訂之不平等等條約及所得利益。（2）放棄在華之領事裁判權。（3）放棄庚子賠款。

蘇俄這種對華的友善態度，是在被帝國主義者分割下的中國所第一次遇到的。但蘇聯之所以採取此種友善態度，一方固因為她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一方則也是當時的形勢使然。我們知道蘇俄自十月革命後，即遭受國際帝國主義者的武裝干涉與經濟封鎖，被困於危境，而急求友隣；同時中國的東北部又為帝國主義者促使白俄進攻蘇聯的根據地，使蘇俄不得不向中國要求合作而予以方便。所以在上述的宣言中，還提及（1）二國政府須迅謀經濟關係之恢復；（2）中國政府應壓迫在其境內之反俄的舊黨，並解除其武裝；（3）訂約後中政府應驅逐帝俄在華之外交使領人員。蘇俄的二次宣言雖含有利己的成分，可是這「利己」成分於中國並無害處，而其「利人」部分卻正是呻吟於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中國之一服救命劑，應予以接受。可惜中國受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太久長了，一切外交都不能有自決的權利。在國際帝國主義者一致武裝干涉與經濟封鎖蘇俄的嚴重鬭爭的情勢下，對於蘇俄的這種友善宣言，中國非惟不敢予以接受，且對之毫無反響！蘇俄並不因其宣言之無反響而中止對華的友好行動，她仍於一九二〇年派遣優林來華，進行締約復交的運動，他雖沒有完成他的使

命，但帝俄在華的使領特權已由中政府正式取消了，使白俄在華的活動受了第一次的打擊。繼優林而於一九二二年來華的是越飛將軍。他也沒有完成他的使命，但他在華所做的二件事卻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聯絡北方的馮玉祥，一是同南方的孫中山攜手，於一九二三年一月間發表所謂孫越宣言，奠定翌年國共合作的礎石。

在越飛同孫中山發表攜手宣言之後，他就離開中國了。繼之而來的是精通東事情事的加拉罕。加拉罕是署名發表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的前代理外長，所以一來中國，就大受中國人民的歡迎。中國政府因為帝國主義者的對俄武裝干涉與經濟封鎖計劃已經失敗，國際形勢大形改變，也就派王正廷督辦中俄交涉事宜，同加拉罕開始談判。至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始將中俄協定草案簽字，可是中國政府不予承認，謂草案中有三點可議之處：（1）未規定俄國放棄承認外蒙為獨立國之條約；（2）原則上未規定俄國撤退外蒙駐兵；（3）允許俄國在華境內教堂之不動產移交蘇俄政府。俄代表當提出嚴重照會，謂已簽字之草約須於三日內正式簽字，否則交涉破壞責任，應由中國政府負擔。中國政府外長顧維鈞因親與加拉罕直接交涉，幾經波折，於五月三十一日突然簽定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十五條。要點如下：

- （一）二締約國恢復邦交。
- （二）簽約後一月內舉行會議，商訂一切懸案之解決辦法。
- （三）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重訂互惠之平等條約。

(四) 蘇聯承認外蒙爲中國之一部，駐兵當予撤回。

(五) 中國政府允許禁止境內之反俄運動，蘇俄不對中國宣傳共產主義。

(六) 中東鐵路全係商業性質，不允第三者干涉，主權屬於中國。

(七) 蘇俄政府放棄租界及其他特權，取消領事裁判權。

(八) 蘇俄政府允退還庚子賠款，充作教育費用。

同時並簽定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十一條。九月間東三省自治政府復與蘇聯政府訂立奉俄協定七條，作爲中俄協定之附件。

中國自從遭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壓迫以來，其對外所訂的條約，沒有一條不是不平等條約，其能稱爲平等的條約者祇有這次所訂的中俄協定及一九二一年的中德協約。蘇聯政府非惟拋棄帝俄時代的侵略政策，而且以第一等國待遇中國，於中俄協定簽訂後，立刻派遣大使駐節中國，這是外國特遣大使駐節中國的第一次，於中國的國際地位頗有關係，原來帝國主義者都是以第二等國看待中國，祇遣二等外交代表——公使駐節中國的。

中蘇二大民族的攜手，使國際帝國主義者，發生無限的驚恐，我們看此後的二國邦交和由此而起的外交關係罷。

三

中蘇二大民族攜手之所以能掀起太平洋沿岸的革命高潮，不僅

是因爲二國的邦交恢復，而且是因爲當時二國之黨的合作。蓋國民黨自從一九二六年出師北伐以來，以堅強的武力，摧毀了封建的軍閥勢力而握有全國政權，因此中蘇的關係自較和其他國家爲密切。敘述中國國民政府同蘇聯的外交關係，就不能不從最初黨的合作上說起。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及越飛來華的成功之一，就是同南方的孫中山攜手，在上海發表孫越宣言，表示俄國政府放棄帝俄時代所獲之權益，並贊助中國之統一與完全獨立運動，孫中山亦允以友好的態度待遇俄國。此宣言的發表從此奠定了國共二黨合作的基礎。一九二三年冬鮑羅庭又御命南來，因此國民黨的改組機運成熟，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廣州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容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並確定聯俄的政策。自此以後，國民黨得了新的活力，在羣衆中發生政治作用，得到全國被壓迫民衆的擁護，而革命高潮也從此上漲，五卅運動與省港大罷工所給予帝國主義者的教訓就是一個顯例。同時又因爲黃埔軍官學校的建立，使國民政府在南方的革命根據地更趨穩固，並奠下日後戰勝軍閥的基礎。

可是國共二黨的裂痕卻緊隨着革命勢力的發展而日趨顯明。在國民黨採取容共聯俄政策的時候，國民黨內部就已起了分化，但因為中山先生的存在，尙未爆發出來。中山先生很知道這個情形，所以在一九二五年逝世的時候，特在遺囑中說明『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並遣書蘇聯，謂中蘇二國有繼續合作以求解放之必

89418要；使右派不因中山之死而起分裂。但事實終給孫中山以失望，廖仲愷之被暗殺，西山會議派之形成，已開國共分裂之始。一九二六年三月的「廣州政變」（即李子龍事件）與五月間的「國民黨黨務整理案」之通過，國共間的關係是更趨惡化了。

不過當時因為軍閥勢力尙未推毀，革命勢力還僅及於南方，國共二黨為完成其打倒共同敵人的工作起見，仍維持着合作的關係。迨一九二七年春間，國民革命軍以其堅強的武力，勢如破竹地摧毀了直系軍閥勢力，而掩有長江以南的領土後，國共的分裂就正式開始了。先之以四月中旬上海的清黨大屠殺，繼之以八月上旬武漢政府的清黨運動，三年餘的國共合作至此已完全斷絕關係了。與南方第一次清黨運動相應的是北方張作霖之搜查俄使館案，幾使中俄邦交完全斷絕。

在清黨運動發生後，中俄邦交當然亦跟着趨於極惡劣的地位。因在此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發生，國民政府就下令宣佈與俄斷交邦交，謂駐華之蘇俄領事館恆為宣傳赤化藏匿共黨之所，廣州暴動即由此而起，中國政府為維持治安，預防滋蔓起見，不得不宣佈對俄絕交。可是蘇俄政府卻以很巧妙的照會答覆中國政府，謂「現在之南京國民政府，蘇俄政府從未承認，蘇俄政府在中國所設立之各領事係中國協定簽訂之結果。」此後中蘇關係就在變態的情境下過去。

中蘇關係在這樣變態的情況下過了一年餘，到了一九二九年五月就發生一種新的發展。那時東三省的張學良早已歸附國民黨，整個的中國已經統一於國民政府的指揮之下，因之國民政府與蘇聯在南方的變態外交關係亦伸展到北方。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張學良承襲他父親的手段，實行搜查哈爾濱俄領館，拘捕數十人，謂為藏匿共黨開會活動。六月間張學良與蔣介石會晤於北平，七月十日外長王正廷電令中東鐵路督辦下令撤換蘇俄正副局長，驅逐東鐵重要俄員，而代以白俄，於是蘇俄政府就於十三日對華提出最後通牒，限三日答覆。牒文內指出中國違反一九二四年之中俄協定，奉俄協定及暫行管理東鐵協定之規定，並提議三點：（1）立即召集會議，以處理與中東路有關問題；（2）中政府應立即取消關於中東路之一切斷然命令；（3）所有被拘之蘇聯人民應立即釋放，並停止一切處分蘇聯人民與機關之行動。中國的覆牒由駐俄代辦轉送，對俄牒予以駁斥。於是蘇聯政府就於十八日宣佈正式對華絕交，召回其駐華外交代表，中東路全部俄員，並停止與中國之全部鐵路交通；而中國駐俄外交代表亦被迫召回了。

中蘇邦交斷絕後不久，戰事就爆發了。同江與扎蘭諾爾等地均被陷下。國民政府曾求助於非戰公約簽字國，可是和平的天使永不會給人和平的。到了十一月底中國政府就不得不令駐德公使託德外部轉致蘇聯照會，內中表示願謀和平解決的辦法，幾經磋商，中蘇預備會議就於十二月十六日在伯力開會，一星期後即簽訂伯力議定書十條，要

點如下：(一)中東路恢復事變前之原狀。(二)雙方釋放被捕人員。(三)中國解除東省境內之白黨隊伍的武裝，驅逐其首領。(四)在中蘇會議前二方先行恢復在東三省與蘇聯遠東各省之領館。(五)蘇聯在中國之商業機關准予恢復。(六)雙方撤兵恢復和平狀態。

伯力設定書的締結當然是中國外交的大失敗，故國民政府外交部在一九三〇年二月間曾發表中代表越權簽字不予承認的宣言，但中國出席中蘇會議的代表莫德惠仍於五月間赴俄。中蘇會議直至是年十月始正式開幕，會議毫無結果，因雙方有二點不易解決的爭執。一是中國代表的權限問題，莫德惠所奉之使命為商議中東路問題，而俄方則以伯力議定書所規定者為整個的國交問題，莫氏權力不足。一是會議的先決問題，俄方要求中國承認伯力議定書為大會討論之基礎，而華方反對之。這二問題在會議前就爭執着不曾解決，故會議開幕後也就毫無結果地失敗了。以後二方代表都對此問題堅持不讓，直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九一八砲聲爆發後，中蘇會議就在無形中打消了。

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吞併中國的企圖，立刻掀起了太平洋上的緊張形勢。保障和平的一切條約，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都被扯成廢紙了。中國求助於國聯，國聯正在日內瓦進行中國的分割談判，中國乞援於美國，美國還在那裏大談其講壇式的外交原則。所以中蘇的邦交早已有恢復的必要，第因二方的復交條件爭執不決，一直到今年十二月十二日，顏惠慶始與李維諾夫在帝國主義者的分賦地換文，正式

宣佈邦交的恢復，於是破裂三年餘的中蘇二大民族的裂痕又復重收。手攜手向着世界和平的前途邁進了。

五

在太平洋上形勢日趨緊張之時，中蘇邦交的恢復將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呢？在觀測此問題時，我們應認清邦交的恢復祇不過是一種通常的外交關係，沒有十分可以驚奇的。不過這種通常的外交關係適於太平洋上形勢緊張之時恢復，那卻是極有意義的。國際帝國主義者分割中國的局勢雖不因中蘇的復交而即有所變動，但中蘇復交至少可發生下述的二點影響：第一，蘇聯之不承認『滿洲國』可得進一層的保障。在不久以前，日俄的締訂不侵犯條約及蘇聯的承認『滿洲國』空氣盛傳一時，現在中蘇復交，蘇聯對於為中國領土之一部的『滿洲國』當更不至於貿然予以承認。其次就是中東路問題，在中蘇未復交前中蘇間沒有條約的關係，中東鐵路自然無論在事實上或名義上均為日本所佔用，但中蘇一復交後，以前的中俄協定等條約當然仍發生效力，蘇聯至少在名義上應維持中東鐵路之華方的利益，而反對第三者的干涉。這是中蘇復交後之二點顯明的影響。不過中蘇間的關係還有待於以後其他詳細條約的締訂，諒中蘇二大民族以其在太平洋上地位的重要，當能本以前的友好態度，締結密切的關係，在黑暗的世界政治舞臺中，放射出一線光明來！

一九三二，二，二六日，上海。